



• 獨幕話劇 •

一升葫豆

四川人民出版社

第三卷

（第三卷）

一分胡豆

四川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農業社社員孟天祥趕牲口回來，在路上積下了一升葫豆，被貪小便宜的母親看見，就悄悄留下了。後來孟天祥的父親孟廣泰知道這回事，大發雷霆，並向社務委員會說他兒子不夠模範條件。後來孟天祥承認自己的過錯，他的母親也受到了教育，並交出她拿社內的鐮刀來。

書號：0473

一 升 葫 豆

☆

四川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成都狀元街二十號

四川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一號

新華書店四川分店發行 四川人民印刷廠印刷

分類：文學·藝術

開本787×1092 1/32 · 9頁 · 9/16印張 · 10,000字

1955年12月第一版 1955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20,140 定價：(3)七分

102123

1446/室

I 234.7

出版者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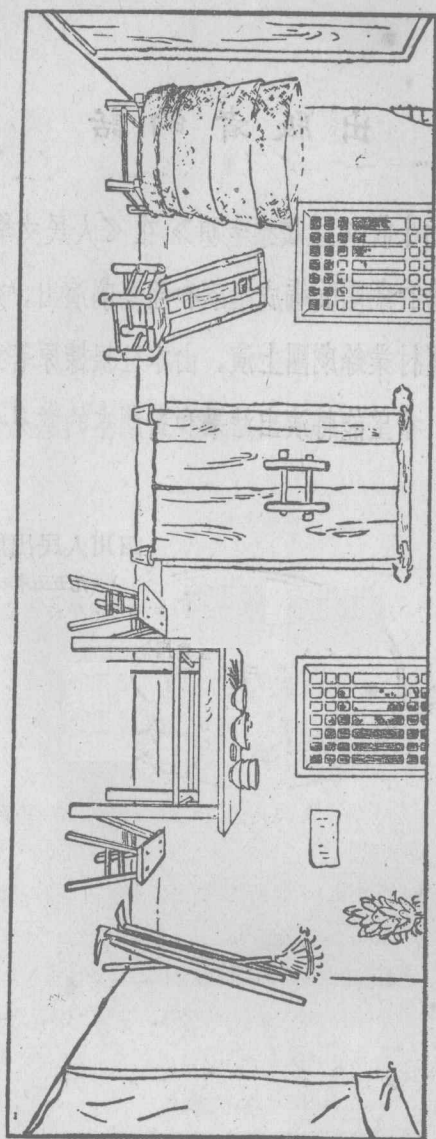
李準同志的小說《孟廣泰老頭》在《人民文學》發表後，曾經本省的刊物和劇團改編成話劇和曲藝劇演出，效果很好。爲了供給更多的農村業餘劇團上演，由本社根據原著和一些改編本重新整理出版。希望能將演出結果和對劇本的意見告訴我們，以便重版時修正。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

舞台設計

李福美



時間 秋收後。

地點 四川農村。

人物 孟廣泰——五十多歲，農業生產合作社飼養隊長。

孟大娘——五十多歲，農村婦女。

孟天祥——二十多歲，孟廣泰次子。

康社長——三十多歲，農業生產合作社社長。

佈景 孟家的堂屋裏。正中一道雙扇門通到門外；左門通廚房，右門通孟廣泰的臥室。堂屋內放着桌凳和農具，屋角有糧食囤。

開幕 將近黃昏，孟廣泰坐在方桌前抽葉子菸。

稍停，孟大娘興沖沖提着籃子由外回來。

孟大娘 吃過夜飯啦，老漢？

孟廣泰 還沒有。媳婦把飯煮好，座在鍋裏，帶着孫兒回娘家去了，就等你回來吃。

孟大娘 咳，等我做啥啊！曉得我買東西要耽擱一些時間。

孟廣泰 你買些什麼？

孟大娘 稱了兩斤鹽。你看，供銷社那個女同志多仁義，把鹽給我稱好，我對那女同志說，添點嘛，她就添了點；說再添點嘛，她又添了點。（稱讚地）嘖嘖……

孟廣泰 （抱怨她）你這人光曉得爭嘴！

孟大娘 都像你，隨便人家給多少，你都拿起就走。

孟廣泰 供銷社賣東西公平合理，未必還短少我們秤斤啦？

孟大娘 （指竹籃）你看我這兩斤鹽，該比你上回稱的要多一點吧！

孟廣泰 算啦，算啦，你下回去買東西，不要再喊人家東添西添囉。

孟大娘 啊啲啲，我還錯啦，常言道，“興家好似針挑土”！就是要一點一點的攢嘛！

孟廣泰 你攢大家吃虧了嘛，供銷社是大家的，這個買東西也要添點點，那個買東西也要添點點，把本錢都添進去，就不要辦啦。

孟大娘 說得那麼深沉！我端飯去。（進廚房去）

孟廣泰 （自語）嘿，她這個人啦，說一千回也不改掉那老毛病。還是社長說得對，要她出去多開開會，多學習學習才對。

〔孟大娘把飯端了出來。〕

孟大娘 吃飯嘍！

孟廣泰 （端起碗來）又是熬鍋肉！天祥吶牲口出去，就要來啦，分一半給天祥留着吧！（吃飯）

孟大娘 留得有，留得有。咳，就像天祥是你一個人的兒子，有了好東西，哪回我不給他留啊！

孟廣泰 （笑呵呵地）搞慣了，吃點啥好東西就想起他來了。他在社裏做的都是惱火活路，是要吃點好東西啊！

〔二人吃飯。稍停。〕

孟大娘 老漢，是不是幾天就要分糧食囉？

孟廣泰 是。

孟大娘 這回分糧食，你不要去我去。

孟廣泰 你去？

孟大娘 我去分點好點乾點的穀子，不要分些泥穀子回來。

孟廣泰 社裏都是好穀子，哪裏來的泥穀子？

孟大娘 沒得呀！王洪興那幾分田遭風吹倒了，不是泥穀子麼？
孟廣泰 合作社幾百畝田，王洪興那幾分田肥氣重，倒了，還抽了上來，用水洗過，哪裏還有泥穀子分給我們？

孟大娘 你還在犟，就像上半年分麥子一樣，去遲了，淨分些孬麥子。

孟廣泰 （反駁）合作社的麥子淨都是良種的“中大二四一九”和“中農二八”，哪來的孬麥子？

孟大娘 淨分些罷脚子，不是孬麥子是啥？拿回來秤斤也投不上。

孟廣泰 你又要爭斤論兩？你那心頭的秤斤，再多分些你也投不上。我們該分的糧食，會計都算得一清二楚，你要是再跟分穀草時那樣，去跟人家爭吵，這個家務我就不管了。

孟大娘 （不服地）你才說得個怪，我給人家爭吵是爲哪個？還是爲我一個人呀！柴草一把一把朝灶裏填，一年要燒多少呀！

孟廣泰 燒得再多也不能佔大家的便宜呀，受過幾回批評你還不曉得改！

孟大娘 （賭氣）好好，我不對我不對，由在你，哪怕分一堆糞我也不管！（不出聲了）

孟廣泰 （吃完了飯）天祥回來，你給他說我到社裏開會去啦。

孟大娘 唔。

〔孟廣泰下。〕

〔孟大娘吃完飯，收拾碗盞進廚房去。〕

〔路上傳來吆喝牲口的聲音。〕

孟大娘 （由廚房上）這是天祥回來了。（跑出大門去）

〔稍停，孟天祥和孟大娘上。孟天祥肩上搭着夾衫，孟大娘提着一口袋葫豆。〕

孟大娘 天祥。

孟天祥 唔。

孟大娘 （掏出葫豆來）這是哪來的？

孟天祥 餵牲口剩下的。

孟大娘 （喜形於色）剩下的？

孟天祥 這是爹早晨發給我的牲口料，在路上，我害怕天氣變了，遇到雨，鼓起勁朝家裏趕，就把餵牲口搞忘了。（伸手去拿）

孟大娘 你抓天抓地做啥呀！（把天祥肩上的夾衫拉下來）你不穿了就脫下來嘛。（用夾衫包葫豆）

孟天祥 媽，對你說那是社裏的！

孟大娘 你再吼大聲些嘛！你怕人家聽不見是不是？

孟天祥 媽，你……那不對，要是人家曉得了……

孟大娘 只要我們兩娘母不說，沒有人會曉得。

孟天祥 牲口是我趕的，肚子沒有餵飽，人家不會……

孟大娘 牲口是啞巴，不會說話，哪個還剖開肚子看牠把葫豆吃完了嗎？

孟天祥 媽！要是爹曉得了。

孟大娘 不要說你爹了，他一天光曉得把屋頭東西往外頭拿，再不曉得拿點進來！他那心就死在社上啦。

孟天祥 （聽見外面響動）爹回來了。

孟大娘 （向外看了一眼）哎呀，當真是！（趕快把衣服包住的口袋藏在圍子邊）你爹那人你曉得的，別給他說，看出事啊！

〔孟廣泰的聲音：“天祥回來了嗎？”

孟大娘 回來啦！

〔孟廣泰上。

孟天祥 爹。

孟廣泰 貨都送到了嗎？

孟天祥 送到了。

孟大娘 嘿，你不是去開會了嗎，又回來做啥？

孟廣泰 走過去，晚上就冷颼颼地，我回來加一件衣服。（向天

祥) 你在路上，把牛餵了幾回水？

孟天祥 三回！

孟廣泰 我給你的葫豆，是不是都餵完啦？

孟大娘 (金斷) 你這個人名堂真多，問了這又問那，娃娃回來連飯都沒有吃呢。

孟廣泰 牲口好比人一樣，天祥要吃飯，牲口也要餵飽呀！

孟大娘 天祥都是二三十歲的人啦，又不是才趕牲口，他連這個都不曉得！

孟廣泰 (笑) 好，我不問啦，你快去把飯給他煎熟。

孟大娘 我曉得，你快點拿衣服去開會囉。(下)

孟廣泰 天祥，今天夜晚裏開社務委員會擴大會議，你也去聽一聽。

孟天祥 唔。

孟廣泰 (高興地) 這個會，是商量評選模範的事情。我聽你那個隊的隊長說，都把你的名字提出來啦。

孟天祥 (不安地把頭低了下去) ……

孟廣泰 我這個模範都當過兩三年，區裏縣裏都去過。我年紀大了，以後就靠你啦。你正在氣口上，要好好幹，不要讓人家說孟廣泰的兒子不成器。(樂呵呵地) 要是你評上了模範，那我比甚麼都高興了。

[孟大娘由廚房端飯上。]

孟大娘 (插嘴) 評上了模範，是不是又要獎勵東西？

孟廣泰 (瞪她一眼) 還是雙份呢！你就想着要獎勵東西！

孟大娘 連東西都不獎，模範還有啥當頭！天祥，吃飯。

孟廣泰 後天就要分糧食啦，會計對我說，我家比去年要多分六百斤穀子。我計算了一下，除了吃的和上公糧，還可以賣一千斤餘糧給國家，天祥，你說！

孟天祥 爹辦了就是。

孟廣泰（心裏高興，但裝作教訓的口吻）唉，你呀，二十幾的人啦，還不會當家，以後要自己打算啦！這回賣了餘糧，有了錢，到供銷社去扯兩丈布，你打一套新棉衣，再買一雙膠鞋；日子過好了，要穿得像個樣子才對。

孟天祥 爹也該添棉衣啦！

孟廣泰 你是時常出門的人，我在家裏，還可以將就穿；你媽也有棉衣，再縫一件藍布衫就是。

孟大娘（笑）哎呀，你兩爺子穿就是，我還添什麼衣服。

孟廣泰 日子一年比一年好，衣服也會一年年好起來。（高興地）聽說明年政府要在我們村上辦拖拉機站，那時候就要使用拖拉機啦！（笑）哈哈……

孟天祥（強笑了一下）……

孟廣泰 你吃飯吧，我要開會去啦。（進臥室）

孟大娘（向天祥）快吃飯，別又冷了。

孟天祥（端起飯來嘗一口，又放下來）咳！

孟大娘 你這人，真是……

〔孟廣泰在屋內的聲音：“孟大娘，我的夾衫呢？”

孟大娘（向內）在立櫃內嘛。

〔孟廣泰的聲音：“沒有啊！”

孟大娘 我來找！

孟天祥 咳，叫我怎麼說得出口啊！

孟廣泰（邊說邊上）嘿，放到哪裏去啦！（看見圍邊孟天祥的夾衫）

原來在這裏。

孟大娘（從屋內拿出另一件夾衫上，見孟廣泰去拿那件，趕忙大聲阻擋）不是，那不是你的！

〔但已經來不及了，孟廣泰拿起夾衫，發現下面的葫豆。

孟廣泰（提起葫豆，臉色鐵青）這是哪裏來的葫豆？

孟天祥 ……

孟廣泰 （逼近天祥）你說，這是哪裏來的？

孟大娘 你吵什麼？是我買的。

孟廣泰 （向孟大娘）你啥時候買的？

孟大娘 先前上供銷社買的。

孟廣泰 別哄我，你先前哪兒買過，這明明是社上的口袋！（向天祥）這是我早晨撈給你的葫豆，是不是？

孟天祥 （低下頭說不出話來）……

孟廣泰 （逼近天祥）開腔嘛！

孟大娘 你小聲些嘛，老漢！

孟廣泰 （不理她）你咋做出這種不要臉的事情來？我撈給你的葫豆，是叫你在路上餵牛的，誰叫你朝家裏拿？

孟大娘 （把夾衫給孟廣泰披在身上）你看天祥都那個樣子，你就少說兩句嘛！

孟廣泰 （更加上氣）好，我養的好兒子，偷了社上的東西，人家還要評你當模範，你有什麼資格當模範？（使勁把口袋擲在地上，氣冲冲走了出去）

孟大娘 老漢，老漢……

〔孟廣泰頭也不回地出門去了。〕

孟大娘 （向天祥）你等一下，你等一下……（緊跟着下）

孟天祥 （不知如何是好）唉！……我……唉！（呆坐椅上）

孟大娘 （喪氣地上）唉……唉……這背時老漢。（撿起地上夾衫，向天祥）快吃飯吧，我肯信他就張揚出去啦！雷公不打吃飯人，天垮下來也要把飯吃了嘛！

孟天祥 （把碗一推，伏在桌上）……

孟大娘 （面對天祥）他發頓脾氣就算了。你氣鼓氣脹做什麼？未必飯都不吃嗎？

孟天祥 （一轉身把背向着媽）……

孟大娘 （走過去面對祥，責備自己）都怪我，都怪我！我千不該萬

不該，不該把口袋放在堂屋裏，早曉得該放在房間裏啊！

孟天祥 （又一轉身把背向着媽）……

孟大娘 咳！天垮下來也只是一升葫豆，好歹還能犯個死罪！

孟天祥 （難受已極）你還說什麼……

孟大娘 （坐下，訴起苦來）你也怪你媽呀！唉！我這輩子受了多少苦啊！就說我拿過別人點東西，是顧了我自己還是顧了你兩爺子？

孟天祥 （搖頭，長嘆）你……

孟大娘 你老漢是個硬性子，他不曉得，未必你也不曉得呀？就說天乾那一年，累死累活的收了幾顆穀子，到頭來和地主“二八”分莊，你爹和地主鬧了一天，人都鬧病了，地主還是一顆也不少。那天你往地主倉裏倒穀子，我站在家門口，看到天黑了，地主婆拿燈去了，我喊了你一聲，是你兜了一衣兜穀子回來，才填了幾天肚子……

孟天祥 （低着頭）說那幹啥。……

孟大娘 你怕我就不傷心嗎？想起我摘地主一個小南瓜，被地主碰見了，一脚把我帶南瓜踢翻在田坎上。（擦眼淚）我爬起來，包着兩眶子眼淚，又把個小南瓜撿起來。我是顧自己，還是顧你兩爺子？（哭）我受了多少苦啊！你爹是個硬性子，這些事我沒給他說，未必你不曉得呀……

孟天祥 （軟了心）我曉得。就是想到這些，才沒阻擋你拿葫豆！

孟大娘 升把葫豆嘛，看你先前那樣兒，硬是要把我狠狠罵一頓，我想起難道不傷心嗎？……（擦淚）

〔孟廣泰氣冲冲自外回來。〕

孟廣泰 天祥！

孟大娘 你那麼兇做啥？要把他逼死嗎？（指天祥）你看他這陣傷心成啥樣兒……

孟廣泰 他自作自受。（向天祥）天祥，我都向社長說了……

孟大娘 （一驚）天呀！你在欺我天祥下岩呀！

孟廣泰 我向社長說了，你沒資格當模範……

孟大娘 你還說了些啥？

孟廣泰 我不能去幫他坦白，叫他自己去說吧。

孟大娘 （憂中有喜）說這點還不打緊，葫豆的事情千萬不能說出去啊！

孟廣泰 不要你多嘴！（向天祥）你自己做了這種丟人的事情，你自己向社裏坦白去！

孟大娘 （又一驚）咋還要去坦白，事情過了就算了嘛！

孟廣泰 去吧。要這樣才把你教育得好！

孟大娘 （用身子衛護着天祥）要翻底子我們大家翻底子，你二哥還不是偷過人家的穀子！

孟廣泰 那是從前！從前我們是給地主當牛馬，臉朝黃土背朝天，累到頭，糧食還是被地主拿走了，恨不過偷他一些也不爲錯。如今他拿的是大家的血汗哩！莫說拿一升葫豆，就是拿一根穀草也是犯罪的事情……

〔幕後人聲：“孟廣泰孟大爺！”〕

孟廣泰 （向外）什麼事？

〔幕後人聲：“你會沒開完就走啦，社長叫我喊你轉去開會。”〕

孟廣泰 （向外）我馬上就來。（向天祥）去嘛，去嘛！

孟天祥 （站起來）……

孟大娘 （哭起來）官祥呀！你爲啥遭國民黨抓壯丁抓去，一去就不回來呀！要是你還活着，你爹把天祥逼死我也不管啲！
官祥，我的兒呀……

孟廣泰 （不覺也掉下淚來）……

〔靜場片刻。〕

孟大娘 你怕我們有三男二女的，就只有天祥一個呀，他忙了幾

天，剛回來你就找他出事……

孟廣泰（緩和下來）不是我找他出事，是他自己做的事情不對。

（向天祥）天祥，爹有話給你說。（向孟大娘）你也好好聽着。

孟大娘 你說吧。

孟廣泰 天祥，你作這事不對呀！你想想，我們這兩年日子過得像個樣，今年又分到這麼多的穀子，這是不是參加社的好處哩？

孟天祥（無語）

孟大娘 誰說不是。

孟廣泰 這不比從前給地主當牛馬，臉朝黃土背朝天，糧食還是被地主拿走了，恨起來偷他一些。現在，社是我們自己的社。社就是我們的家。社裏的東西是我們一百多家人的東西，就連一根穀草也有大家的血汗在裏邊。社裏的東西，不是我們分到的，我們連摸都不能摸！你想想，拿社裏的東西，一虧不虧良心？你對得起誰啊？

孟天祥（熱淚直流）我……我不該……

孟廣泰 我不對社長說，我良心上有愧。你不要怨你爹，我是爲你好……

孟天祥 都怪我！

孟廣泰 我對你啥都放心，勞動你會勞動，就是担心你這思想跟不上社會主義。將來過社會主義日子，要是你還偷人家東西，咳，那還叫啥話哩？

孟天祥（猛然抬起頭來，流着眼淚）爹，你不要說吧！我曉得我錯了。我沒臉見人啦！

孟大娘 天祥……老漢，你……

孟廣泰 你不要插嘴。（歎息了一聲）人有失腳，馬有漏蹄。天祥，不要怕丟臉，只要說清楚，對社裏說明白……

孟天祥（猛地站起來）爹，你說咋辦？

孟廣泰 把葫豆給社裏送去，現在就送去。對社長說明，不要怕丟臉……

孟天祥（搶着說）爹，我就去！

孟大娘 天祥！（向孟廣泰）你，你這鬼老漢……（轉身，攔天祥）

〔康社長急上。〕

康社長 孟大爺，我聽說你家又哭又鬧的，出了啥事情？

〔孟廣泰、孟大娘、孟天祥不語。〕

康社長（關心地）爲啥都不說話？吵架啦？

孟廣泰 康社長，都是爲了天祥。

康社長 天祥怎麼啊？剛才開會研究天祥，大家都同意他當模範，你說了句“不能叫他當模範”“他沒有資格”，氣沖沖就走了。究竟是什麼事啊？

孟天祥（雙手蒙着臉，想上前又沒上前）……

孟廣泰（用焦急和慈愛的眼光望着天祥，希望他趕快說話）……

孟天祥（看着孟廣泰的眼光，下了決心，把手放下來，毅然提着口袋走向社長，放開聲音）社長，我今天吆牛回來，偷了社裏的東西，我把餵牛剩下來的葫豆拿到自己家裏來了。（把口袋交給康社長）我對不起社，對不起大家。我做了見不得人的事，這是犯法的事。我請求你，請求大家處分我。（流淚）

孟大娘（開初一怔，後見兒子那樣，大受感動）天祥，你不能那麼說，那點葫豆不是你拿的，是我拿的呀！

孟廣泰（一驚）是你拿的？

孟大娘 是我拿的。天祥起初也叫我不要拿，我沒有理他，他也不好阻擋我……（哭）

孟廣泰（向天祥）這就是你的錯啊！爲什麼一句腔都不開？

孟天祥 是我的錯。

孟大娘 要處分處分我吧！（流淚）

〔靜場片刻。〕

康社長 啊，原來是這樣！（想了想）天祥，大娘，這錯在哪裏？

孟大娘 就是我爱佔小便宜，私心太重了。

孟天祥 是我打不破情面。我沒有想到現在不比從前，現在社就是我們的家，社裏東西是我們大家的血汗。我沒有向媽說清楚，我害了她……

康社長 （想了想）你們說得對。拿社裏的東西，確實不應該。要是每個人都光顧自己，不顧大家，只怕農業社都要垮台，還能到社會主義？（向孟大娘）孟大娘，俗話說：“大河有水，小河不乾”。國家建設得好，社搞得好，我們的日子才過得更好。只看到眼前，沒有看到將來，對自己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孟大娘 （點點頭）千錯萬錯，都是我的錯！

康社長 我心裏很難受，我平時對你們幫助不够，這事情我也要負一些責任。

孟廣泰 社長，這都怪我，我沒把家裏人教育好。

康社長 這件事把我們大家都教育了。

孟天祥 我……我……我要向大家檢討！

康社長 天祥，孟大娘，你們明白過來，改過來就算好。（向孟廣泰）孟大爺，你一向對社是忠心耿耿，這件事說透就算了，不要放在心上。天祥搞生產一向是好樣的，這事又不能全怪他，還是要選他當模範的。

孟廣泰 （想了想）那怕不大好！

康社長 你不要太認死理了！

孟廣泰 社長，模範是一桿旗呀！

康社長 選他是大家的意見，不能爲這事就不選他。天祥平時幹活服從分配，喊幹啥就幹啥，從沒說過怪話，活路忙了拚死命幹，這些我都不說了。有了錯就認錯改錯，還不值得大家